

濫觴物語(II)

記述美齡蘭與李金盛的故事

文圖 / 劉黃崇德

(接上期56頁)

中山氏曾擔任日本洋蘭協會(J.O.S)會長很久，可謂是日本蘭藝元老，也是跟米澤氏連袂來台發展的好夥伴。李金盛入園為徒，勤奮向上，聰穎乖巧的好少年，正符合了中山氏愛材本性，把它視為己出，熱心教導。為了愛徒不致埋沒於台灣這個小世界，在他必須遷回日本時，就一併帶李金盛到日本去發展，首先是在一位叫「大林組」(營建業鉅子)社長溫室裡工作，大約三年後，再轉職到日本蘭藝界名人島田社長(日本礦業公司)家裡獨當大任。

力求上進的李金盛在日本，總是半工半讀，夜校進修，島田社長業務忙碌之下，經常替代出席「帝國愛蘭會」聚會，甚得該蘭會同仁疼愛。這裡的人物來頭可不小，非王公貴族就是富商巨賈，不是一般人容許進出的場所，根據李金盛口述，例如：久邇宮殿下(昭和妻舅)、朝鮮王的李王家、伊集院子爵、相馬子爵、三井公司的三井社長、戶越農園(鳥居子爵創立)、德川家康的後裔德川齊、大場守一等人都是那時代最高社會層的

人物，在這種環境薰陶下，李金盛學到了很多成功必備條件，如為人處世之道、宏觀思想、事物的觀察能力、氣質品味、外交禮儀等等，都是塑造完美人生最基礎的資產。

他有了成就後，回饋社會，致力於公益事業的發展，剛昇格的正修科技大學部分土地就是李金盛所捐獻的。初創為正修工專，經苦心經營，現在昇格為大學，學生達到1萬6千多人，且正向名校努力邁進。1988~89年他擔任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2000-2001更榮獲「國際獅子會總會」所頒布的「國際親善大使獎」。這個獎項一般都是由「國際理事」所獲得，很難得的是李金盛先生以中華民國第一位非國際理事身分獲得此項殊榮，實屬不易。李先生也是現任「紅十字會高雄分會」副會長。在事業方面，李金盛於1967年創立金獅企業，以塑膠二次加工為主要項目。1975年將事業版圖拓展至菲律賓，成立建設公司及經營土地開發，並設立果汁工廠。1993年更以其獨特的眼光前進緬甸，投資合板、木材加工廠及建築公司。這些成就，跟他的成長過程必然

→ 有絕對的關係，也值得稱頌的。

他早期作育嘉德麗雅蘭新品種，共培育出200餘新品種，其中登錄於 Sander's List有50餘種（讀者有興趣，可連絡）。

錄列中唯一蝴蝶蘭的配種 (Phal. Kao-Hsiung)，就是台灣蝴蝶蘭屬的第一個登錄品種，不過父母本乃是 schilleriana × Shou Shan (壽山)，很有趣，這個 Phal. Shou Shan 也是1957年同時登錄的，為的是下一代的命名，不得不登錄，但是父母本是罕見的，不過這「壽山」的身世之謎目前還沒有解開，吾人尚無法斷言。「壽山」之名乃取自高雄山丘而來，在那年代實際上也沒有正確資料可資參考。因為這一株花跟當時台灣所有的蝴蝶蘭原生種如：amabilis、schilleriana、sanderiana、stuartiana 或 aphrodite 等都截然不同，絕不可能是某一品種的變異種，又沒有交配種紀錄，竟然會冒出這個奇花也算蘭界的一件大新聞。

李金盛曾證實，這花的來源是當時「米澤氏」準備要撤回日本，送了小部分蘭花給李金盛先生作為紀念（其餘的全數賣給士林園藝試驗所），其中一塊蛇木板上一株自生小苗所開的花，筆者當時曾經看過，印象很深刻，如果我推測沒錯的話，應該就是目前大家所稱的Philippinensis，Lip 的雙黃頰是特徵之一，至於花形花色的差異多少難免，屬於個體的差別範圍，不容置疑。那麼蛇木板上的小苗說，我想可以假設是米澤氏當時從南

洋引進來的原生株，帶有果莢情形下，種子播在板子上，而以有菌培養倖存下來的推論可以立足，或者這株花有特殊功能，像 stuartiana 一樣，由根部發芽也有可能。

總之如果想要追根究底，李金盛還說過，Phal. Shou Shan 本株曾經以斷頭生芽方式繁殖有20多棵小苗，售至全省各地，事隔近50年，很有可能這一品種尚潛藏在某一蘭棚角落，也未定。如果那一位蘭友持有本品，不妨在蘭展場所出示，以便蘭界同仁共同來證明它身世之謎。尤其在學術上有其必要性，懇請大家多留意以上所述，多給協助。

本土性的蘭花發展史裡，李金盛的功績，不能不記上一筆，時代有潮流，後浪推前浪，歷程的演變必然有其因素與展演的結論。今日的盛況，無可置疑乃是先人所踏過的路程，後人繼往開來的。現今大家的努力，也必然為後世蘭人所緬懷，僅此與蘭友共勉互勵。

